

重慶堂隨筆卷下

安化後人八十一叟王學權秉衡著

男國祥永嘉注

孫升大昌校

曾孫士雄孟英刊

藥字從草故神農辨藥之書曰本草經則本草宜以草部居先草類甚多孔子曰蘭為王者之香則蘭之於草亦猶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後之修本草者苟折衷於聖人自當以蘭為冠矣蘭以素心者為貴舒思慮之鬱結蠲蘊伏之濁邪稀痘推生清神養氣稟天地至清之氣而生故昔人有吹氣如蘭之喻曉嵐先生筆記云苗峒地界值蘭開時有食蘭蓋之蟲形似蜈蚣而色青取置杯中灑以鹽末少許覆之以蓋須臾化為水湛然淨綠澈如琉璃蘭氣撲鼻用以代醯香沁齒頰半日後尚留餘味然蘭謝時即死殊不易得彼地亦甚珍也惜不知其何名愚謂此蟲可與豚望鞠通相鼎立洵稱仙品宜其不易得也夫蟲而食蘭猶得仙致施之於人效自可知乃有以省頭草當之者抑何陋耶

潮州蔗田接壤食蔗之蟲形如蠶蛹而小味極甘美性涼解熱毒助痘漿可與

蘭蟲並傳

古之權量既小。而藥劑甚輕。每服數錢者居多。今世反是。故藥價漸貴。所以患病愈難矣。

不但良醫罕出也。如人參一味，竟為富貴人常饌。夫人參亦草根耳。天之生此，原以療人之病，非以養人之生。因無病之人競相購服，而視為養生之物，無怪乎其價之日昂也。其價既昂，偽物日多，而病之果當用此者，遂不能用矣。豈非以有用之才銷磨于無用之地，而需才之時反無才用乎？其寔古之人參微涼微苦，與近時西洋參性味略同。深明醫理者，似可通融代用，不必刻舟求劍，而默贊參價之昂，擅破貧人之產也。如證屬大虛，西洋參嫌其力薄，不妨以黃耆甘草枸杞子龍眼肉之類隨宜匡佐，亦在善用者驅策得其道爾。此外更有習俗相沿而不知其誤者，略論如左。

枸杞子味純甘，色大赤，其質潤，其性平。聖濟以一味治短氣。余謂其專補心血，非他藥所能及也。與元參甘草同用，名坎離丹，可以交通心腎。

肉蓯蓉溫潤潛陽，陰虛陽浮者，滋清約中皆可佐用。

石菖蒲舒心氣，暢心神，怡心情，益心志，妙藥也。而世俗有散心之說，不知創自何人。審是則周文王嗜此，何以多男而壽考耶？故清約解用之，賴以祛痰穢之濁，而衛宮城滋養藥用之，藉以宣心思之結，而通神明。

本經淫羊藿氣寒味辛，無毒。主陰痿絕傷，莖中痛，利小便，益氣力，強志。後人因別錄羊食而淫之說，遂改為性熱助陽誤矣。夫羊性喜淫，乃其天賦，不必食此藿也。即謂食之益淫。

故以命名。然人非羊也。食之何必淫。吾鄉畜羊者。秋冬以桑葉飼之。故羊之益人。惟杭嘉湖者為最。然桑葉者。蠶食之而成絲之物也。若謂人食淫羊之藿而亦淫。則羊食成絲之桑而亦絲矣。蓋體臟既殊。不能以一例論也。如礬石之為物也。蠶食之肥。鼠食之死。可見藥有定性而體臟不同。則性亦隨之而變矣。余謂羊為火畜。藿稟水氣。羊果食藿而益淫。亦內經陰平陽秘之旨耳。惟葉氏云淫羊藿氣寒。稟天冬令之水氣。入足少陰腎經。味辛無毒。得地潤澤之金味。入手太陰肺經。氣味降多於升。陰也。陰者宗筋也。水不制火。火熱則筋失其剛性也。而痿矣。淫羊藿入腎而氣寒。寒足以制火。而痿自愈也。絕傷者。陰絕而精傷也。氣寒益水。味辛能潤。潤則陰精充也。莖玉莖也。痛者。火鬱于中也。熱者清之以寒。鬱者散之以辛。所以主莖中痛也。小便氣化乃出。早寒之品。清肅肺氣。故利小便。肺主氣。腎統氣。寒益腎。辛潤肺。故益氣力也。氣力既益。內養剛大。所以強志。蓋腎藏志也。此解真得其要者。故錄之以釋諸家之惑。且腎主骨。陰虛骨痿者。亦為要藥。經云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正指此也。

刊 鄒氏本經續疏亦詳辨淫羊藿性不助陽與解要合。體臟之殊。不但人物迥別。

即人與人亦有大不同者。居易錄云。江南蕭某食香薷則死。又有王生者飲茶則死。必二三日始甦。醫無能識其故者。雄嘗見黔人汪振聲食鼈則醉。仁和趙子循

茂才飲蔗漿輒齟定州楊素園大令咳海參必發熱須以大黃瀉之而安皆不可以恒理測也食物且然而況於藥乎用藥者可不知藥有定性氣隨人異之說而先辨別其臟性乎

沙參清肺蓋肺屬金而畏火清火保金故曰補肺肺主一身之氣肺氣清則治節有輝諸臟皆資其灌溉故曰補五臟之陰肺氣肅則下行自順氣化成藉以承宣故清肺藥皆通小水俞氏謂有肺者有溺無肺者無溺可云勘破機關

注六腑氣化必稟司臟真昔人治肺氣不化膀胱為熱邪所滯而小溲不通少腹與壘丸脹痛者一味沙參大劑煎服覆杯而愈是肺氣化而小溲通也後人不曰沙參可通溲開乃謂沙參可治疝氣誤矣黃履素見一味蘆朮子通小便詫以為奇蓋不知蘆朮子亦下氣最速之物服之即通者病由氣閉也故勘病必察其所以致病之由則用藥自臻神化而無執死藥以療活病之弊矣

桔梗開肺氣之結宣心氣之鬱上焦藥也肺氣開則府氣通故亦治腹痛下利昔人謂其升中有降者是矣然畢竟升約病屬上焦實證而下焦無病者固可用也若下焦陰虛而浮火易動者即當慎之其病雖見於上焦而來源於下焦者尤為禁劑昔人舟楫之說最易誤人夫氣味輕清之藥皆治上焦載以舟楫已覺多事質重味厚之藥皆治下焦載以

上行更屬無謂。故不但下焦病不可用。即上焦病亦惟邪痺於肺氣鬱於心結在陽分者始可用之。如咽喉痰嗽等證。惟風寒外閉者宜之。不但陰虛內傷為禁。即火毒上升之宜清降者亦不可用也。

柴胡為正傷寒要藥。不可以概治溫熱諸感。為少陽瘧主藥。不可以概治他經諸瘧。為婦科妙藥。不可概治陰虛陽越之體用者。審之。

刊趙菊齋先生云。乾隆間先慈隨侍外祖於番禺署時。患證甚劇。得遇東醫治愈。因囑曰。此肝陰不足之體。一生不可服柴胡也。後先慈年踰五旬。兩目失明。肝陰不足信然。繼患外感。醫投柴胡數分。下嚔後即兩脇脹痛。顛頂之熱如一輪烈日。當空亟以潤約頻澆。得大解而始安。善乎本經疏證之言曰。柴胡為用。必陰氣不舒。致陽氣不達者。乃為恰對。若陰已虛者。陽方無依而欲越。更用升陽。是速其斃矣。故凡元氣下脫。虛火上炎。及陰虛發熱。不因血凝氣阻為寒熱者。近此正如砒鴆也。白芨最黏。大能補肺。可為上損善後之藥。如火熱未清者不可早用。以其性溫恐留邪也。惟味太苦。宜用甘味為佐。甘則能戀膈。又宜噙化。使其徐徐潤入喉下。則功效更敏。其法以白芨生研細末。白蜜丸龍眼大。臨臥噙口中。或同生甘草為細末。甘梨汁為丸亦可。若痰多咳嗽久不愈者。加白前同研末。蜜丸噙化。真仙方也。

刊癸巳類稿謂吸亞片成癮者專傷於肺用白芨末和梨汁為膏服可愈近人載入洗冤錄寔不盡然以肺主出氣腎主納氣而論亞片烟之呼吸似無不關於肺者果係肺受灼燐而津液先損於上此方卻宜然吸煙久而成病者皆先損於上而為下虛上寔之證以火搏其液而煙性升提痰涎易壅於上也抑王勳臣所謂呼吸由氣管而入氣府並不由于肺乎按說文癰癥也廣韻杖痕腫也今人呼病久破癰為癰瘡是也不可附會于煙引煙之稱曰引者言其既吸之後欲罷不能必引之致死而後已故謂之煙引俗作癮者以其音同也然已失引之本義豈可妄意穿鑿謂吸亞片者必生瘡於肺哉

丹參降而行血血熱而滯者宜之故為調經產後要約設經早或無血經停及血少不能養胎而胎不安與產後血已暢行者皆不可惑於功兼四物之說併以其有參之名而濫用之即使功同四物則四物湯原治血分受病之藥並非補血之方石頑先生已辨之矣至補心之說亦非如枸杞龍眼真能補心之虛者以心藏神而主血心火太動則神不安丹參清血中之火故能安神定志神志安則心得其益矣凡溫熱之邪傳入營分者則用之亦此義也若邪在氣分而誤用則反引邪入營不可不慎

注
行血宜全用入心宜去稍用

知母苦寒清肺胃氣分之熱熱去則津液不耗而陰自潛滋暗長矣然仲聖云胃氣生熱其陽則絕蓋胃熱太盛則陰不足以和陽津液漸乾而成枯燥不能殺穀之病其陽則絕者即津液涸竭也清其熱俾陽不絕則救津液之藥雖謂之補陽也可乃後人以為寒涼之品非胃家所喜諄諄戒勿輕用輒從事於香燥溫補之藥者何哉此議藥不議病之世界所以致慨於喻氏也

白微涼降清血熱為女科要藥溫熱證邪入血分者亦宜用之何今世不用於女科而視為升散藥不問邪之在氣在血往往亂投誤人不淺不學無術此其最也

芍藥之味本經苦別錄加以酸字酸苦涌泄為陰是開泄之品耳觀仲聖云太陰病脈弱其人續自便利設當行大黃芍藥者宜減之以胃氣弱易動故也故滯下為病乃欲下而窒滯不通者以此為主藥也今人誤為酸斂用以治虛瀉殊欠攷也惟土受木乘而瀉者用之頗宜

刊 鄒氏疏證云芍藥開陰結大黃開陽結故腸中燥結則用承氣腹中滿痛多用芍藥若心下滿痛病在上焦之陽結則當用陷胸而芍藥在所忌矣

丹皮雖非熱藥而氣香味辛為血中氣藥專於行血破瘀故能墮胎消癥所謂能止血者瘀去則新血自安非丹皮真能止血也血虛而感風寒者可用以發汗若無瘀而血熱妄



行。及血虛而無外感者。皆不可用。惟入於養陰劑中。則陰藥藉以宣行而不滯。併可收其涼血之功。故陰虛人熱入血分而患赤痢者。最為妙品。然氣香而濁。極易作嘔。胃弱者服之即吐。諸家本草皆未言及。用者審之。

麥冬。本經所主。皆是胃病。崇原發明最詳。其功在心。不可去之。善用麥冬者。其惟香巖先生。刊繆氏經疏。知麥冬為胃經正藥。寓意草始言脾胃異治。葉氏大暢厥旨。謂胃為陽土。宜用甘涼。俾後人得所遵循。故洄溪澗安皆深折服也。

益母草。專走血分。婦人以血為用。故有益母之名。非謂不治男子之病也。凡濕熱之邪。於血分。或血熱。血瘀為病。皆可治之。今人但入女科。固矣。

夏枯草。微辛而甘。故散結之中。兼有和陽養陰之功。失血後不寐者。服之即寐。其性可見矣。陳久者其味尤甘。入藥為勝。

本經草蒿。即今之青蒿。以莖葉者良。專解溼熱。而氣芳香。故為濕溫疫癘妙藥。又清肝膽血分之伏熱。故為女子淋帶。小兒癰瘡。疳蟲神劑。本草未言。特為發之。惟味甚苦。胃氣虛弱者。須迴護也。

旋覆花。今人但用以降逆。而本經云補中下氣何也。蓋升降之權。在于中氣。氣之不應升而升者。謂之逆。反逆為順。謂之下。其能反逆為順者。則賴中樞之旋轉。能使中樞旋轉。詎

非補中之力乎。觀其色可知矣。余謂旋者轉旋中氣之能。覆者氣下為順之象。命名之義以此。

刊近閱鄒氏疏證引群芳譜言旋覆花梢頭露滴入土中即生新根可見其生機之旋相升降矣。表之曰補中下氣乃聖人體物入微處。薛一瓢案中亦云旋覆花有幹旋中氣之能與吾曾王父之論合。世人謂其瀉氣不敢施於虛體豈不悖哉。何首烏內調氣血外散瘡癰功近當歸亦是血中氣藥第當歸香竄主血分風寒之病首烏不香主血分風熱之疾為異耳。故同為婦科瘡科要藥並治虛瘡並滑大腸無甚滋補之力。昔人謂可代熟地實未然也。訥菴先生謂熟地首烏皆是君藥方中不可同用尤屬笑談。夫藥之孰為君孰為臣當隨證制方而後定其任見是證用是藥即為君藥明乎此則本草所載孰不可以為君。書曰任官惟賢才是治世之賢不以資格門第論也。草木金石諸品皆謂之藥材是治病之藥不以貴賤純駁論也。良醫良相同功亦惟識其材而任之當耳。所謂醫道通於治道也。

栝樓根一名天花粉性涼味甘故能生津止渴而化燥痰仲聖明言渴者去半夏加栝樓根是半夏化濕痰花粉化燥痰之的據也。後人順口讀過不悟其意而以貝母與半夏為對待殊不切貼。

栝樓寔一名天瓜。故其根名天瓜粉。後世為瓜為花。然相傳已久。不可改矣。栝樓寔潤燥開結。蕩熱滌痰。夫人知之。而不知其舒肝鬱。潤肝燥。平肝逆。緩肝急之功。有獨擅也。王橫先生言之最詳。今藥肆中名此為瓜蒌。以土瓜根子為栝樓用者。不可不審。土瓜一名王瓜。即月令孟夏王瓜生是也。非蔬圃之黃瓜。蔬圃黃瓜一名胡瓜。隨園食單作王瓜者誤也。金銀花李士材已表其治痢治脹之功。而不知尚有清絡中風火濕熱。解溫疫穢惡濁邪。息肝膽浮越風陽。治瘰癧癰諸證也。

木通味苦。故瀉心火由小腸出。諸本草皆云甘淡。或言微辛。豈諸公不但未經口嘗。且芻蕘亦未詢乎。

葛根風藥也。風藥皆燥。古人言其生津止渴者。生乃升字之譌也。以風藥性主上行。能升舉下陷之清陽。清陽上升。則陰氣隨之而起。津液達。渴自止矣。設非清陽下陷。而火炎津耗之渴。誤服此藥。則火藉風威。燎原莫遏。即非陰虛火炎之證。凡胃津不足而渴者。亦當忌之。

刊
林北海重刻張司農治暑全書序云。葉胡劫肝陰。葛根竭胃汁。二語可謂開千古之群蒙也。葉氏幼科要略曾引及之。而洄溪評為杜撰。雄謂言而中理。雖杜撰何妨。固哉徐子之評書也。

茜草根。曉嵐先生云。能解巴蝥蟲毒。以此推之。似可治蛇蝎毒蟲諸螫。

澤瀉有聰耳明目之功。人皆疑之。理虛元鑑謂究其命名之義。蓋澤者澤其不足之水。瀉者瀉其有餘之火。不若豬苓木通之直走無餘。不可視為消陰損腎之品也。

刊理虛元鑑論證最精論藥次之。立方則不佳。

黃檗之功。昔人已詳之矣。或竟視為毒藥。痛戒勿用。毋乃議約不議病之陋習耶。經言腎欲堅。急食苦以堅之。凡下部不堅之病多矣。如莖痿遺濁帶漏痿癰便血瀉痢諸證。今人不察病情。但從虛寒治之。而不知大半屬於虛熱也。蓋下焦多濕。始因陰虛火盛而濕漸化熱。繼則濕熱阻夫氣化。反耗精液。遂成不堅之病。皆黃檗之專司也。去其蝕陰之病。正是保全生氣。誰謂苦寒無益於生氣哉。蓋黃檗治下焦濕熱諸證。正與蛇牀子治下焦寒濕諸證為對待。

槐實味苦色黃。清肝膽而涼血。清肝涼血之品。類可安胎。獨槐寔既不能安胎而反墮胎者何也。則本經主子藏急痛一言已括其義矣。子藏即胎宮。屬任脈。為受精之所。急痛者因交合不節所致。槐實專通任脈。直達子宮。能滌射入之精而瀉淫欲之火。故孕婦用之。其胎即墮。推之微瘡便毒。利西秦謂發於外腎橫骨上亦穢毒入於任脈之病。景岳全書有一味槐蕊之方。不知傳自何人。余服其妙。

竹類甚多。其名不一。但驗其節起雙線者皆可入藥。以壯嫩者為良。若節間單線者。名毛竹。所謂刮腸箠者。即毛竹之筍也。其箠有毛。故名毛竹。勿入藥用。凡種竹向西北。其根無不向東南行者。盧氏謂其稟木火之氣信矣。然既傲雪凌霜。亦能忘炎敵暑。四時不改其操。性極平和。號為君子。且植物之本無不由小而漸大。惟竹出土之後。雖干青雲而直上。能不改其本體之恆。故節字從竹。表其無毫髮之放溢也。其皮最韌而緊。名之曰筠。寒舟不漏。以鮮者入藥。曰筴。清五志之火。祛穢濁之邪。調氣養營。可塞血竅。胎前產後。無所不宜。葉則內息肝膽之風。外清溫暑之熱。故有安神止癰之功。漉則其液也。故能補血養經。絡達四肢而起廢疾。凡病人久不理髮。結而難梳者。用竹漉少加麻油和勻。潤之即可梳通。故一切憂思鬱結之病。無不治之。世人但用以開痰結。陋矣。

黑棗肉腴味厚。紅棗色赤氣香。均以大而堅者為良。入藥各有所宜。隨證分別而用可也。南棗香味皆遜於北棗。徒以形貌取悅於人者。宜供食品。入藥力薄。備要之言。不可從也。梨亦以北產者良。南產以義烏之桶花梨為最。徽州雪梨皮色甚佳。而味帶酸。不可入藥。蓋梨不論形色。總以心小肉細。嚼之無渣而味純甘者為佳。凡丹石烟火煤火酒毒一切熱藥為患者。啖之立解。溫熱燥病及陰虛火熾。津液燔涸者。搗汁飲之立效。此果中之甘露子。藥中之聖醍醐也。瀕湖發明詳著其功矣。

校 甘露子。焦寔也。生津解渴。潤燥除煩。更勝于梨。乃果中之仙品。惜不易結耳。

鮮柿以熟透不生核者良。味甘性寒。養脾胃之陰。宜於火燥津枯之體。脾氣虛寒者。啖之即瀉。乾柿以北產無核者良。本草已載其功。而滋補脾胃最宜於小兒。凡小兒忌食香燥乾鞭等物。以疳者乾也。又疳字从甘。弗食甘酸果品雜物。准柿樹不生蟲。故小兒初進穀食。宜用乾柿飯上蒸熟。嚼飯餵之。自無疳蟲脹瀉諸病。此古人所未言也。

木瓜一味為末。治微瘡結毒。惟解要載此方。

枇杷葉。毛多質勁。味苦氣涼。隆冬不凋。盛夏不萎。稟潔濁揚清之性。抱忘炎耐冷之姿。靜而能宣。凡風溫溫熱暑燥諸邪在肺者。皆可用以保柔金而肅治節。香而不燥。凡濕溫疫癘穢毒之邪在胃者。皆可用以澄濁氣而廓中州。本草但云其下氣治嗽。則偉績未彰。故發明之。

刑 香巖先生嘗云。天氣鬱勃泛潮。宜以枇杷葉拭去毛。淨鍋炒香。泡湯常飲。清香不燥。能辟穢濁。可免夏秋時令之病。與此暗合。

龍眼肉味純甘而溫。大補血液。蒸透者良。然濕盛者能生痰。脾弱者滑大便。不可不知也。其核研傳金瘡。磕跌諸傷。立即止血止痛。愈後無痕。名驪珠散。真妙藥也。其殼研細治湯火傷亦佳。若焚之可辟蛇。皆有用之物。凡咬龍眼者。何可輕棄耶。



藕以仁和產者為良。熬濃汁服。既能補血。亦能通氣。故無膩滯之偏。蓮子交心腎。不可去心。然能滯氣。單用心則大降心火。荷葉燒飯。大升脾氣。以荷葉屬震。震為木。土得木而達也。燒飯者。以荷葉同米者為飯也。杭州呼者飯曰燒飯是矣。謬者解為荷葉包飯於火中燒之。不通甚矣。

蒲桃以北產者良。吐爾番出者。純甘無核。尤勝。大補肝脾之血。與枸杞子同功。胎土衝心。單用蒲桃一兩煎服立愈。

甘蔗以青皮者良。名竹蔗。台州所產。長大如竹。甘涼清熱充津。俞文起先生云。一名接腸草。昔有腸斷者。頻飲此汁而愈。

蘆根能制麪毒。故一名來服。言來解之所服也。俗作萊菔。蘆薈。失其旨矣。種類甚多。厥功甚大。生用能解風火溫燥濕熱之邪。故烟毒煤毒酒毒火毒失音痰閉中風咽喉諸病。無不立奏神效。熟用補脾肺和腸胃耐風寒。肥健人可以代糧救荒。誠蔬圃中之一路福星也。本草既沒其豐功。更誣以耗滲。豈不冤哉。其薄海蕃滋。鄉人廣種以充糧食。終身啖之而康強壽。效且有垂老而髮不白者。此人所共覩之事。何以修本草者獨買賈也。

校 本草言茄子最不益人。女人食之傷子宮。而內若獨嗜之。雖有娠亦不忘。然生育頗易。可見穀食果菜。皆是養人之物。不必講求服食。饕餮肥甘也。

冬瓜以杭州搭棚而種使其懸生棚內既遮日曬又不著地味純甘而不帶酸者良涼而潤肺甘能養胃極清暑濕止煩渴利二便消脹滿治暑濕霍亂瀉痢有殊功子潤肺化痰疾皮解風熱消浮腫蔬園中妙品也

食茱萸即古人重九登高所佩者種類不一俗名辣椒辣茄辣虎稱謂亦不一也味極辛性大熱少食能疏風祛故世人誤以為性涼而陰受其禍者多矣凡陰虛血熱之人切不可食

粳米可釀酒甘酒之人日多釀酒之家日衆種粳之田日廣則種杭之田日奪而米價日增矣民無蓋藏豈非大病醫國之上可不為之計乎

刊
米價日貴因病國病民之大故也今則銀價日昂漏卮莫塞其病益劇矣醫國之工尤當早為之計也

杭米為養人之至寶而荒歉時有不可不豫籌積儲之法也最簡易者但將飯乾晒透永遠不壞飢者嚼一嚙得米氣便可不死每年各家留飯一斗曬透入瓮存放乾燥處其不費力貧富皆可為之若得家家如此遠勝積穀備荒多矣

注
以粳米一斗淘淨百蒸百晒搗細入瓮存乾燥處亦不壞日服三勺渴則飲之斗米可度一月家有老人不能嚼飯乾者不可不知此法故補錄之

蠶豆寔于蠶時故名一名佛豆佛誕可薦新也補中益氣小兒禁食恐難化也龍喜取之故開花遇雷電則不結寔海船內有蠶豆一粒即不能出洋龍欲取之也航海者不可不知。

石膏余師愚以為治疫主藥而吳又可專用大黃謂石膏不可用何也蓋師愚所論者暑熱為病暑為天氣即仲聖所謂清邪中上之疫也又可所論者濕溫為病濕為地氣即仲聖所云濁邪中下之疫也清邪乃無形之燥火故宜清而不宜下濁邪乃有形之濕穢故宜下而不宜清二公皆卓識可為治疫兩大法門故學醫不比學詩文之可專尚一家如詩法三唐文宗兩漢已可橫絕一時醫必博覽諸書而知所取舍不為古人所欺庶能隨證用藥而不誤世也

按林觀子先生云陶節庵之於傷寒其所窺者止大綱粗跡而非窮神極變之精微故王金壇謂其瞽瞍後學為仲聖之罪人非過論也奈今之治傷寒者率守陶氏一家之書以為軌則可不歎哉又王予中太史白田集論陶氏以傷寒與溫暑諸證解表不同而治裏則同為大不然且謂承氣白虎豈可以治溫暑噫太史雖深究理學寔未知醫學何必發此議論以誤後人耶深恐世之讀其書者信其學問而併信其醫故附及之